

· 第二辑 ·

世界小说名家名篇名译—大众丛书

黛西·米勒

(美)亨利·詹姆斯 著 高兴 邹海岑 译

Daxhong Congshu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第二輯
新中國電影的興起 1927—1937

電影·旅行

中國電影的興起與發展 1927—1937

中國電影的興起與發展 1927—1937

中國電影的興起與發展

中國電影的興起與發展 1927—1937

黛西·米勒

[美]亨利·詹姆斯 著
高兴 邹海苍 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黛西·米勒/(美)亨利·詹姆斯著;高兴 邹海岩
译.-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1

(世界小说名家名篇名译——大众丛书)

ISBN 7-5033-1018-9

I. 黛… II. ①亨…②高…③邹… III. 短篇小说-
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1561.45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昌平兴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25

字数:149千字 印数:1—7000

定价:8元(膜)

世界小说名家名篇名译——大众丛书

第一辑

- | | |
|-----------|--------------------------|
| 卡尔美拉 | (意)德·亚米契斯 著
吕向六、夏丐尊 译 |
| 地下室手记 |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陈 尘 译 |
| 三怪客 | (英)托马斯·哈代 著
张 玲 张 扬 译 |
| 卡门 | (法)梅里美 著
余中先 译 |
| 套中人 | (俄)契诃夫 著
李辉凡 译 |
|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 (奥)斯特凡·茨威格 著
韩耀成 译 |
| 黛依丝 | (法)阿纳托尔·法朗士 著
吴岳添 译 |
| 沙漠里的爱情 | (法)巴尔扎克 著
郑克鲁 译 |
| 了不起的盖茨比 | (美)司各特·菲兹杰拉德 著
吴 然 译 |
| 热爱生命 | (美)杰克·伦敦 著
胡春兰 译 |

第二辑

- 喀布尔人 (印)泰戈尔 著
冰 心 倪培耕 译
- 地狱变 (日)芥川龙之介 著
楼适夷 文洁若等 译
- 美妇人 (英)戴·赫·劳伦斯 著
文美惠 译
- 谢尔盖神父 (俄)列·托尔斯泰 著
蒋 路 张 冰 译
- 灯塔看守 (波兰)亨利克·显克维奇 著
林洪亮 译
- 化身博士 (英)罗·路·斯蒂文森 著
赵毅衡 马海良 译
- 孽卵 (俄)米·布尔加科夫 著
周启超 译
- 百万英镑 (美)马克·吐温 著
胡春兰 侯明古 译
- 黛西·米勒 (美)亨利·詹姆斯 著
高兴 邹海岱 译
- 斯居戴里小姐 (德)恩·台·阿·霍夫曼 著
陈忍林 韩世忠 译

致 读 者

世界文学名著以其自身的不朽价值和艺术魅力受到世人的喜爱，翻译出版世界文学名著便常常形成热点。本社组织翻译出版这一套“世界小说名家名篇名译——大众丛书”，绝非想赶风潮凑热闹，也非瞅着这块市场有什么大利可图，是市场的现实和读者的愿望引起我们一番思考后采取的一个举措。

世界名著，因其经典，配以豪华装帧，出版“珍藏本”、“礼品本”顺理成章；然以目前人民大众的收入和消费水准，收藏图书者、以书送礼者，在读者中能占一个什么样的比例？世界文学殿堂中，经典作家多如繁星，经典作品浩如烟海，以工程式的鸿篇巨制“文库”、“套书”出版当无不可；但广大读者、尤其是学生、青年，个人有这种购买能力者、有时间通读者，又会有多少？“大众丛书”的出版正是基于这些考虑。

大众，开宗明义即人民大众。我们的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的，我们的出版工作也是为人民大众的。策划者为这套丛书刻意设计了一个类似商标的标志，图案是一只眼睛，瞳仁由

“D”和“Z”（即“大众”二字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组成，其含义无庸赘述。这一标志概括了这套丛书的出版主旨，我们给它定的位置是：经典作家，经典作品，名家翻译，高品位，低价格，面向大众，面向学生，面向社会青年，面向工薪阶层。

“大众丛书”拟从世界范围内遴选 50 位经典作家，从每位作家的著作中精选其最有代表性的篇幅较短的长篇小说或中短篇名篇结集，一位一册。图书定价比现时市场的通常书价标准下降 30%，把出版社的利润直接让给读者，我们希望通过出版这套丛书，使更多的读者以尽量少的投资，花尽量少的时间，尽量多地欣赏到世界优秀文学名著。

但愿广大读者能接受我们的一点微薄心意。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前 言

欧洲，古老，高贵，但又不免保守，世故。美洲，年轻，质朴，但又十分开放，粗犷。人们从地理学角度称它们为旧世界和新世界，真是最恰当不过了。这两个世界并列在一起既相互吸引，又彼此排斥，形成鲜明而又有趣的对照。对于一生穿梭于欧美之间的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1843—1916）而言，这种对照恰恰是他走上创作之路的原动力，也是他众多作品的基本主题。

《黛西·米勒》表现的就是这一主题。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黛西·米勒是个典型的美国姑娘，年轻，漂亮，热情奔放，无拘无束同时又略显粗俗。作者在塑造她的动人形象时，花费了不少笔墨。当她身着洁白的平纹细布裙，撑着一把饰有绣花宽边的大阳伞，睁着闪闪发亮的大眼睛，出现在旅居欧洲的美国青年温特博恩面前时，小伙子一下子就动心了。于是，他的目光自始至终追随着黛西·米勒的身影，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就是这样一个美丽动人、天真活泼的姑娘，在欧洲游历期间，由于单纯，直率，不拘小节，无视上流社会的礼教，处处遭人物议，最后不幸染上恶疾，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竟为自己的自由奔放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黛西·米勒》是詹姆斯的早期代表作。小说手法简单、朴素，语言自然、亲切，读起来甚至让人感觉这是作家娓娓道出的一个故事，而不是写出的。这样也就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性和可读性。小说中主人公实际上只有一个，那就是黛西·米勒。而那位美国青年温特博恩既是作品中的一个人物，更是作者的一个叙述角度。詹姆斯认为作家不可能无所不知，只能通过作品中一个富有洞察力的人物的“角度”来叙述故事，铺展情节。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角度”本身也就反映了作者的立场。显然，在《黛西·米勒》中，小说家肯定了黛西·米勒所代表的天真和朴实，抨击了科斯特洛夫人所代表的世故和虚伪。美国式的纯真同欧洲式的世故之间的冲突以悲剧告终。这一悲剧性的结局颇具象征意味，极易打动人心。“出乎意料的是，这位小姐一生遭人白眼，死时却有这么多人前来送葬。”小说结尾处的这句话包含了作家巨大的嘲讽和强烈的憎恨。那些送葬者中就有刽子手！

这部小说创作于1878年，最早发表在《康希尔杂志》上。据说小说发表后不久，就在美国轰动一时，甚至掀起了一股“黛西·米勒热”。作家塑造的颇具反叛精神的“新女性”形象深入人心。尽管之后詹姆斯又向世界文坛奉献出了二十多部长篇小说，一百余篇短篇小说和十余本文学艺术论著，但广大读者念念不忘，津津乐道的依然是他的《黛西·米勒》。这充分体现了这部现实主义杰作的恒久魅力，连詹姆斯本人都承认这是“我所创作的最最幸运的作品”。

随着时间的推移，亨利·詹姆斯逐渐从现实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一反早期通过情节和人物的刻画来反映生活的创作手法，更倾向于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力图通过揭示人物隐

秘曲折的内心活动来反映人对生活和外部世界的微妙感受。《螺丝在拧紧》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表面上看,《螺丝在拧紧》只是一部惊心动魄的闹鬼故事。但詹姆斯绝不会纯粹为了娱乐而写一个闹鬼的故事。故事背后实际上隐含着深刻的道德寓意。詹姆斯学过法律,对道德问题向来有浓厚兴趣。故事中的两个主人公小迈尔斯和小弗罗拉时而表现得像天使,时而又热衷于同鬼魂交流。他们的家庭女教师发现后,竭尽全力,试图同鬼魂抗衡,拯救孩子,但徒劳无益。在作家细腻精致的笔下,人性复杂多变,难以逆料;世事混淆不清,高深莫测。两个孩子说起话来,老道,成熟,像大人。他们神秘的早熟让人感到了成人世界的可怕。敏锐的家庭女教师是个孤独的明眼人,惟有她意识到了成人的罪恶如何影响并摧残着原本天真无邪的儿童。但她势单力薄,最终没能战胜邪恶势力。更为可悲的是,她的拯救竟导致了小迈尔斯的死亡。这是个耐人寻味的悖论。

同《黛西·米勒》相比,《螺丝在拧紧》文风大变,结构复杂,句子冗长,意思含混,通篇充满谜一般的“暗示”。作家正想通过所有这些来挖掘人物在不同环境中细微复杂的心理反应和意识活动。詹姆斯艺术上的创新为以后的心理小说以及意识流小说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以上只是我们理解中的《黛西·米勒》和《螺丝在拧紧》。既然作品已摆在面前,读者完全可以用自己的目光,读出自己的感受。

高兴

1998年3月

MU 目

LU 录

致读者	(1)
前 言	(1)
黛西·米勒	(1)
螺丝在拧紧	(72)

黛西·米勒

第一部分 沃韦^①

在瑞士小镇沃韦，有一家特别舒适的旅馆，实际上，那里有许多家旅馆，因为接待游客是当地最兴盛的行当。许多旅行者一定会记得，小镇坐落在一片蓝得出奇的湖畔。此湖风光绮丽，是每位游客的必游之地。岸边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长串这样的旅馆，从最新样式的“大饭店”到小巧玲珑、古色古香的瑞士膳宿公寓，真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大饭店”都有一道白色的正门、无数个阳台和十来面在屋顶上迎风招展的彩旗。至于膳宿公寓嘛，它的名字往往用德文模样的字体刻在一堵粉色或黄

① 原文中第一部分并没有标题，标题为译者所加。

色的墙上，而且花园一角还会不尴不尬地安上一座凉亭。在沃韦镇无数的旅馆中，有一家遐迹闻名，甚至堪称经典，以其豪华和老成的气派使得众多邻近的暴发户相形见绌、黯然失色。每逢六月，这一地区美国游客比比皆是，无以计数。的确可以说，这一时节的沃韦镇同美国的海滨胜地颇有几分相似之处。一些情景和声响会唤起纽波特^①和萨拉托加^②的一道幻象，一个回音。“时髦漂亮的”年轻女孩忽此忽彼，飞来飞去，平纹细布织成的荷叶边发出阵阵“沙沙”的响声；欢快热闹的舞曲充斥着早间时光；各式各样尖利的叫声时时撞击着人们的耳鼓。当你身处无与伦比的三冠大饭店，感受到这些印象之后，你会情不自禁地乘上想象的翅膀，回到海洋大厦或国会酒店。但有必要补充说明的是，在三冠大饭店，还有一些其他特色同以上联想截然不符：穿戴整洁，看上去极像公使馆秘书的德国侍从；坐在花园中的俄罗斯公主；由家庭教师牵着手四处溜达的波兰孩子；阳光灿烂的南峭峰的景致以及风景如画的希永古堡的城楼。

两三年前，一个美国小伙子坐在三冠大饭店的花园里，打量着身旁一些我所提及的优雅景象，一副相当悠闲自在、无所事事的样子。我几乎无从知道，当时他想得更多的究竟是相似之处呢，还是不同之处。那是个美妙的夏日早晨，美国小伙子无论以什么方式看待事物，都会觉得它们相当迷人的。他一天前刚从日内瓦乘汽船来到沃韦，探望他那住在饭店中的姑母。他在日内瓦已经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他姑母正闹头疼——他姑母总是闹头疼——现在正将自己独自关

①、②美国海滨城市。

在房间里，嗅着樟脑油。这样一来，他就有空可以自在地到处逛了。小伙子二十七岁光景。朋友们谈起他时，通常会说他正在日内瓦“学习”；仇人们谈起他时，会说——但话说回来，他实际上没有仇人，他是个极为友好的伙计，人人都喜欢他。我想说的只是，某些人谈起他时，断言他在日内瓦度过这么长时间的原因是，他十分倾心于住在那儿的一个女人，一个比他年长的外国女人。很少几个美国人——事实上我想没有一个美国人——曾见过这个女人，但却有不少有关她的流言蜚语。其实温特博恩对加尔文派这个小小的中心城市素来怀有依恋之情。孩提时代，他就被送到那里上学。之后他又在那里上了大学。这些境遇使他得以同许许多多的青年结下了友谊，其中不少友谊他一直保持着。友谊成为他巨大的快乐源泉。

他敲了敲姑母的房门，得知她老人家身体欠安，于是就到小镇周围溜达了一会儿，然后回到饭店吃早餐。现在他已用完早餐，正喝着一小杯咖啡哩。一名看上去很像外交使节的侍从将咖啡放在花园的一张小桌上并为他倒上。最后，他喝完咖啡，点上了一根烟。少顷，一个小男孩子从花园小径上走来。这是个十来岁模样的小淘气，就年龄而言，长得矮小了一点。但他却显出一副大人的表情：面色苍白，轮廓清晰。小家伙穿着灯笼裤和红色长统袜，露出了可怜细长的小腿，脖子上系着一条鲜红的领巾，手里握着一根长长的铁头登山杖并用杖尖刺着他走近的每一样东西——花坛啦，花园长椅啦，女士们的拖裙啦。当他走到温特博恩跟前时，停住了脚步，用一双明亮的富有穿透力的小眼盯着他。

“能给我一块糖吗？”他用尖厉、刺耳的嗓音问道，他的

声音稚嫩，但不知怎的，并不年轻。

温特博恩瞥了一眼身旁摆放咖啡具的小桌子，看到上面还剩下几小块糖。“行，你拿一块吧，”他回答，“但我并不认为吃糖对小孩有什么好处。”

小男孩上前一步，仔仔细细挑选了三块令自己垂涎三尺的方糖，两块塞进了灯笼裤的裤兜里，另一块迅速放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将长矛式的登山杖往温特博恩坐着的椅子上插，使劲用牙齿咬起糖块来，直咬得劈啪作响。

“嗯，真该死，太硬了！”他嚷了起来，用一种古怪的方式发出形容词“硬”这个音来。

温特博恩立马注意到，他可以荣幸地称小家伙为自己的同胞了。“小心别硌坏了牙齿。”他用长辈的口吻提醒孩子。

“我没什么牙齿可硌的了，它们全都掉光了。只剩下了七颗。妈妈昨晚数了一遍，刚刚数完，又掉了一颗。她说要是再掉的话，就要打我耳光了。我也没办法。全怪这个老不死的欧洲。是这儿的气候害得我掉牙的。在美国时，我没有掉牙。全怪这些饭店。”

温特博恩觉得小孩十分有趣。“如果你一连吃下三块糖的话，那你妈妈肯定要打你耳光了。”他说。

“那她就得给我一些糖果吃，”年轻的对话伙伴说，“我在这儿还没有吃过糖果哩，没吃过一块美国糖果。美国糖果是最好吃的糖果。”

“那么，美国男孩是最最好的男孩吗？”温特博恩问。

“不知道。我就是个美国男孩。”孩子答。

“我看你倒是最最好的男孩子之一！”温特博恩笑着说。

“你是美国男人吗？”这个活蹦乱跳的小孩纠缠不休。接

着，当他听到温特博恩肯定的答复后，大声宣告：“美国男人是最最好的男人！”

温特博恩对孩子的恭维表示感谢。此时小孩两腿跨在登山杖上面，一面啃着第二块糖，一面环顾着四周。温特博恩不知自己小时候是否也是这副样子，因为他在这样的年纪时已被带到欧洲了。

“我姐姐来了！”小孩突然叫道，“她是个美国女孩。”

温特博恩朝小径望去，只见一位年轻漂亮的小姐正款款走来。“美国女孩是最最好的女孩！”他兴高采烈地对自己的小伙伴说。

“我姐姐可不是最最好的！”男孩宣称，“她动不动就对我发火。”

“我估计这得怪你，而不能怪她，”温特博恩说。说话间，年轻小姐已经走近。她身着洁白的平纹细布裙，裙上饰有许多皱褶和荷叶边，还有不少淡色缎带结。她没戴帽子，但手中握着一把饰有绣花宽边的大阳伞。她十分漂亮，引人注目，令人生羨。“她们长得真漂亮！”温特博恩心想，不由得从座位上直起身来，仿佛打算站起来似的。

年轻小姐在他所坐的椅子前站定。椅子离花园栏杆不远，正好对着湖。男孩这会儿功夫，已将登山杖变换成了撑竿，正借助撑竿在沙坑上来回跳跃，不时地还踢上几脚。

“兰道夫，”年轻小姐冲小孩问道，“你在干吗？”

“我正在登阿尔卑斯山哩，”兰道夫回答，“就是这样登的！”说完，他又蹦了一下，将不少细沙溅到了温特博恩脸上。

“这是人们下山的姿势，”温特博恩说。